

已上二十七人無

懷讓禪師第二世法嗣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禾麥豆曰學人不會師曰大眾欣然奉持師上堂曰若論此事貶上眉毛早已蹉過也麻谷便問貶上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師

曰蹉過也麻谷乃掀禪牀師打之麻谷無語
長慶代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問如何是
云悄然

諸佛師師云頭上有寶冠者不是僧云如何
即是師云頭上無寶冠洞山來參禮拜後侍
立少頃而出却再入來師云只恁麼只恁麼
所以如此洞山云大有人不肯師云作麼東

汝口辦洞山乃侍奉數月僧問如何是言不
言師云汝口在什麼處僧云無口師云將什
麼喫飯僧無對洞山代云他不師尋常見僧
來便面壁南泉聞云我尋常向僧道向佛未
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地驢
年去玄覺云爲復唱和語不肯語保福問長
慶只如魯祖節文在甚麼處被南泉恁

麼道長慶云退已讓於人萬中無一箇羅山
云陳老師當時若見背上與五火抄何故如
此與伊解放不解收玄沙云我當時若見爲
五火抄雲居錫云羅山玄沙總恁麼道爲
復一般別有道理若擇得出許上坐佛法有
去處玄覺云且道玄沙五火抄打伊著不著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僧問如何是曹谿門下
客師云南來鷺僧云學人不會師云養羽候
秋風僧問如何是宗乘極則事師云秋雨草

板七

—

離披又南泉躬至見師面壁乃拊師背問汝
是阿誰曰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
何多事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者虔化人也
姓廖氏八歲從師二十五具戒有相者覩其
殊表謂之曰師骨氣非凡當爲法王之輔佐
也師遂徃佛迹巖參禮大寂與百丈海禪師
同爲入室皆承印記一日大寂遣師詣長安
奉書于忠國師國師問曰汝師說什麼法師
從東過西而立國師曰只這箇更別有師却
過東邊立國師曰這箇是馬師底仁者作麼
生師曰早箇呈似和尚了尋又送書徃徑山
與國一禪師語在國屬連帥路嗣恭延請大一章

寂居府應期盛化師迴郡得大寂付受納袈裟令學者親近僧問馬祖請和尚離四句絕百非直指某甲西來意祖云我今日無心情汝去問取智藏其僧乃來問師師云汝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令某甲來問上坐師以手摩頭云今日頭疼汝去問海師兄其僧又去

問海和尚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會僧乃舉似馬祖祖云藏頭白海頭黑馬祖一日問師云子何不看經師云經豈異耶祖云然雖如此汝向後爲人也須得曰智藏病思自養敢言爲人祖云子末年必興於世也馬祖滅後師唐貞元七年衆請開堂李尚書翹嘗問僧馬

接七

三

大師有什麼言教僧云大師或說即心即佛或說非心非佛李云總過這邊李却問師馬大師有什麼言教師呼李翹翹應諾師云鼓角動也制空禪師謂師曰日出太早生師曰正是時師住西堂後有一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師曰有曰有佛法僧寶否師曰有更有

多問盡答言有曰和尚恁麼道莫錯否師曰汝曾見尊宿來耶曰某甲曾參徑山和尚來師曰徑山向汝作麼生道曰他道一切總無師曰汝有妻否曰有師曰徑山和尚有妻否曰無師曰徑山和尚道無即得俗士禮謝而去師元和九年四月八日歸寂壽八十臘五

十五憲宗謚大宣教禪師塔曰元和證真至穆宗重謚大覺禪師京兆府章敬寺懷惲禪師泉州同安人也姓謝氏受大寂心印初住定州柏巖次止中條山唐元和初憲宗詔居上寺玄學者奔湊師上堂示徒曰至理亡言時人不悉強習他事以爲功能不知自性

元非塵境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鑒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爲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爲不虧實相

僧問心法雙云指歸何所師曰郢人無汚徒勞運斤曰請師不返之言師曰即無返句後舉之於洞山洞山云百丈和尚令一僧來伺候師上堂次展坐具禮拜了起來拈師一隻鞶鞋以衫袖拂却塵了倒覆向下師曰老僧罪過或問祖師傳心地法門爲是真如心妄

想心非真非妄心爲是三乘教外別立心師曰汝見目前虛空麼曰信知常在目前人自不見師曰汝莫認影像曰和尚作麼生師以手撥空三下曰作麼生即是師曰汝向後會去在有一僧來遶師三匝振錫而立師曰是是長慶代云和尚其僧又到南泉亦遶南泉

根七

四

三匝振錫而立南泉云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始終成壞僧云章敬道是和尚爲什麼道不是南泉云章敬即是汝不是長慶代是什麼心行雲若錫云章敬未必道是南泉夫必道不是又云這僧當初但持錫圭恰好師有小師行脚迴師問曰汝離此間多少年耶曰離和尚左右將及八年師曰辨得箇什

麼小師於地畫一圓相師曰只這箇更別有小師乃畫破圓相後禮拜僧問四大五蘊身中阿那箇是本來佛性師乃呼僧名僧應諾師良久曰汝無佛性唐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示滅建塔于灞水勅謚大覺禪師大寶相之塔定州柏巖明哲禪師嘗見藥

山和尚看經因語之曰和尚莫猱人好藥山置經云日頭早晚也師云正當午也藥山云猶有丈采在師云某甲亦無藥山云老兄好聰明師云某甲只恁麼和尚作麼生藥山云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時信州鵝湖大義禪師者衢州湧江人也姓徐氏李翹嘗

問師大悲用千手眼作麼師云今上用公作麼有一僧乞置塔李尚書問云教中不許將屍塔下過又作麼生無對僧却來問師師云他得大闡提唐憲宗嘗詔入內於麟德殿論議有一法師問如何是四諦師云聖上一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

根七

五

何而立禪師云法師只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法師云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云法師講無窮經論只這一點尚不奈何師却問諸碩德曰行住坐卧畢竟以何爲道有對曰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道乎有對無分別是道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道乎有對四禪八定是道師曰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耶衆皆杜口師又舉順宗問尸利禪師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尸利云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真宗益加欽重師於元和十三年正月七日歸寂壽七十四勅謚慧覺禪師見性之塔伊闐伏牛山自在禪師者吳興人也姓李氏初依徑山國一禪師受具後於南康見大寂發明心地因爲大寂送

書於忠國師國師問曰馬大師以何示徒對曰即心即佛國師曰是甚麼語話良久又問曰此外更有什麼言教師曰非心非佛或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猶較些子師曰馬大師即恁麼未審和尚此間如何國師曰三點如流水曲似列禾鑠師後隱于伏牛山一日謂衆曰即心即佛是無病求病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僧問如何是脫灑底句師曰伏牛山下古今傳師後於隨州開元寺示減壽八十一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出僧曰學人未領旨在師曰去師上堂示衆曰心若無事萬象不生意絕玄機纖塵何立道本無體因道而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得號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之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夫大道無中後誰先後長空絕際何用稱量空既如斯道復何說夫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

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禪德譬
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
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即佛全
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爲道矣禪德可中學道
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舍王不知王
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云法本

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
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絕無生大智非明真空
無迹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爲增
語禪德且須自看無人替代三界無法何處
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璣機不動寂爾無
言覩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師將順世告衆
曰有人邈得吾真否衆皆將寫得真呈師師
皆打之弟子普化出曰某甲邈得師曰何不
呈似老僧普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向
後如風狂接人去在師既奄化勑謚凝寂大
師真際之塔毗陵芙蓉山太毓禪師者金陵
人也姓范氏年十二禮牛頭山第六世忠

禪師落髮二十三於京兆安國寺受具後遇
大寂密傳祖意唐元和十三年止毗陵義興
芙蓉山一日因行食與龐居士居士接食次
師云生心受施淨名早訶去此一機居士還
甘否居士云當時善現豈不作家師云非關
他事居士云食到口邊被他奪却師乃下食

振七

七

居士云不清一句居士又問師馬大師著實
爲人處還分付吾師否師云某甲尚未見他
作麼知他著實處居士云只此見知也無討
處師云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說居士云一向
言說師又失宗若作兩向三向師還開得口
否師云直似開口不得可謂實也居士撫掌

而出寶晵中歸齊雲入滅壽八十臘五十八
大和二年追謚大寶禪師楞伽之塔蒲州
麻谷山寶徹禪師一日隨馬祖行次問如何
是大涅槃祖云急師云急箇什麼祖云看水
師與丹霞遊山次見水中魚以手指之丹霞
云天然天然師至來日又問丹霞昨日意作

麼生丹霞乃放身作臥勢師云蒼天又與丹霞行至麻谷山師云某甲向這裏住也丹霞云住即且從還有那箇也無師云珍重有僧問云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乃起立以杖繞身一轉翹一足云會麼僧無對師打之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默然其僧又問石霜此意如何石霜云主人勤拳帶累闍梨拖泥帶水耽源問十二面觀音是凡是聖師云是聖耽源乃打師一摑師云知汝不到這箇境界杭州鹽官鎮國海昌院齊安禪師者海門郡人也姓李氏生時神光照室復有異僧謂之曰建無勝幢使佛日迴照者豈非汝乎遂依本郡雲琮禪師落髮受具後聞大寂行化於龔公山乃振錫而造焉師有奇相大寂一見深器異之乃命入室密示正法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佛師云與我將那箇銅餅來僧即取淨餅來師云却送本處安置其僧送餅本處了却來再徵前

語師云古佛也過去久矣有講僧來參師問云座主蘊何事業對云講華嚴經師云經中有幾種法界對云廣說則重重無盡略說有四種法界師豎起拂子云這箇是第幾種法界座主沉吟徐思其對師云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保福聞云若礼拜即
第七

喚和尚捧禾山代云某甲不煩僧問大梅如何是西來意大梅云西來無意師聞乃云一箇棺材兩箇死屍玄沙云蓋是作家師喚侍者云將星牛扇子來侍者云破也師云扇子破還我星牛兒來侍者無對投子代云不辭將去恐角不全資福代作圓
印中書牛字石霜代云若還和尚一日無也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師一日謂衆曰虛空爲鼓湏彌爲椎什麼人打得衆無對有人舉似南泉南泉云王老師不打打遮破鼓法眼別云王老師不打有法空禪師到來請問經中諸義師一一答了却云自禪師到來貧道撫未得作主人法空云請和尚便作主人師云今日夜也且歸本位安置明日却來法空下去至明旦師令沙彌屈

法空禪師法空至師顧沙彌曰咄這沙彌不了事教屈法空禪師却屈得箇守堂家人來法空無語法昕院主來參師問汝是誰對曰法昕師云我不識汝無語師後不疾宴坐示滅勃謚悟空禪師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者毗陵人也姓宣氏初謂豫章馬大師馬

接之因披剃受具後初參石頭時裝腰便上方丈見石頭坐次便問一言相契即住不然便發石頭據坐師便發去石頭隨後遂至門外召云闍梨闍梨師迴首石頭云從生至老祇是這箇又迴頭轉腦作什麼師於言下忽然有省便踏折拄杖一住二十年爲侍者

洞山

沐浴焚香端坐告衆云法身圓寂示有去來千聖同源萬靈歸一吾今漚散胡假興哀無自勞神湏存正念若遵此命真報吾恩儻固違言非吾之子時有僧問和尚向什麼處去師曰無處去曰某甲何不見師曰非眼所覩

洞山

言畢奄然順化壽七十有二臘四十

此云當時若不是五洩先師太難承當然雖如中途處有僧云爲伊三寸途中薦得所以是涉在玄覺云爲復薦得自己爲復薦得三寸若是三寸爲什麼成三寸若是三寸爲什麼悟生莫亂說子細好唐貞元初入天台山住白沙道場復居五洩僧
貞元初入天台山住白沙道場復居五洩僧問何物大於天地師云無人識得伊僧云還可雕琢也無師云汝試下手看僧問此箇門

中始終事如何師云汝道目前底成來得多少時也僧云學人不會師云我此間無汝問底僧云和尚豈無接人處師云待汝求接我即接僧云便請和尚接師云汝欠少箇什麼問如何得無心師云傾山覆海晏然靜地動安眠豈採伊師元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九

九

一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鄭氏幼歲從師於荊州玉泉寺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大寂云即心是佛師即大悟唐貞元中居於天台山餘姚南七十里梅子真舊隱時鹽官會下一僧入山採拄杖迷路至庵所問曰和尚在此山來多少時也師曰只見

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向什麼處去師曰隨流去僧歸說似鹽官鹽官曰我在江西時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請出師師有偈曰 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 大寂聞師住山乃令一僧到問云和尚見馬師得箇什麼便住此山師云馬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云馬師近日佛法又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云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迴舉似馬祖云大衆梅子熟也僧問禾山大梅恁麼道意

作麼生木山云真師子兒自此學者漸臻師道彌著師上堂示衆曰汝等諸人各自迴心達本莫逐其末但得其本其末自至若欲識本唯了自心此心元是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根本故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心但不附一切善惡而生萬法本自如如龐居士問師父響大

振七

十

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云你向什麼處下口士云與麼則百雜碎也師云還我核子來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蒲花柳絮竹針麻線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定山云生死中無佛即非生死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二人上山參禮夾山便舉問師未審二人見處那箇較親師云一親一疎夾山云那箇親師云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師師云親者不問問者不親當時失一隻眼忽復聞鼯鼠聲師云即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一日謂其徒曰來莫可拒往莫可追從容間善護持之吾今逝矣言訖示滅壽八十八臘

振七

十一

六十有九智覺禪師延壽讚曰師初得道即心是佛最後示徒物非他物窮萬法源徹千聖骨真化不移何妨出沒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者衢州信安人也姓祝氏年十三見殺生者盡然不忍食乃求出家初習毗尼修止觀後參大寂乃得心要唐貞元六年始行

化於吳越間八年至鄱陽山神求受八戒十三年止嵩山少林寺僧問如何是道師云大好山僧云學人問道師何言好山師云汝只識好山何曾達道問狗子還有佛性否師云有僧云和尚還有否師云我無僧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和尚因何獨無師云我非一切衆生僧云既非衆生是佛否師云不是佛僧云究竟是何物師云亦不是物僧云可見可思否師云思之不及議之不得故云不可思議元和四年憲宗詔至闕下白居易嘗詣師問曰既曰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湖淮漢在處立名各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即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又問既無分別何以修心師云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起念又問垢即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

眼亦爲病又問無修無念又何異凡夫耶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曰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則近執著志即落無明此爲心要云爾有僧問道在何處師曰只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師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即不見和尚見否師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汝還見否師曰無汝無我阿誰求見元和十二年二月晦日升堂說法訖就化壽六十三臘三十九歸葬于灊陵西原勑謚大徹禪師元和正真之塔湖南東寺如會禪師者始興曲江人也初謁徑山後參大寂學徒旣衆僧堂內牀榻爲之陷折時稱折牀會也自大寂去世師常患門徒以即心即佛之譚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而曰即心心如畫師而云即佛遂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遠矣爾方刻舟時號東寺爲禪密焉相國崔公群出爲湖南觀察使見師問曰師以何得曰見性得師方病

振七

士

眼公譏曰既云見性其奈眼何師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公稽首謝之是相公眼別云師問南泉近離什麼處來云江西師云將得馬師真來否泉云只這是師云背後底你無對長慶代云
太似不知保福云幾不到和尚此間雲告錫扶背後崔相公入寺見鳥雀於佛頭上放糞

乃問師曰鳥雀還有佛性也無師云有崔云爲什麼向佛頭上放糞師云是伊爲什麼不向鷄子頭上放仰山來參師云已相見了更不用上來仰山云恁麼相見莫不當否師歸方丈閉却門仰山歸舉似鴻山鴻山云寂子是什麼心行仰山云若不恁麼爭識得他復

有人問師曰某甲擬請和尚開堂得否師曰待你將物裝石頭煖即得彼無語藥山代云石頭煖也唐長慶癸卯歲八月十九日歸寂壽八十勑謚傳明大師塔曰永際 鄂州無等禪師者尉氏人也姓李氏初出家於龔公山參禮馬大師密受心要後住隨州土門嘗謁州牧王

常侍者師退將出門王後呼之云和尚師迴顧王敲柱三下師以手作圓相復三撥之便行師後住武昌大寂寺一日大衆晚參師見人人上來師前道不審乃謂衆曰大衆適來聲向什麼處去也有一僧豎起指頭師云珍重其僧至來朝上參次師乃轉身面壁而卧

振七

十三

佯作呻吟聲云老僧三兩日來不多安樂大德身邊有什麼藥物與老僧些少僧以手拍淨餅云這箇淨餅什麼處得來師云這箇是老僧底大德底在什麼處僧云亦是和尚底亦是某甲底唐大和四年十月示滅壽八十

二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上堂云從上古

德不是無知解他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覓從前只是依他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只為目前有物僧問如何是玄旨師云無人能會僧云向者如何師云有向即乖僧云不向者如何師云

誰求玄旨又云去無汝用心處僧云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僧云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鼎蓋三下云子還聞否僧云聞師云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趁下師嘗與南泉同行後忽一日相別前茶次南泉問云從前與師兄商量語句彼此已知此後或有人問畢竟事作麼生

師云這一片地大好卓庵泉云卓庵且置畢竟事作麼生師乃打却茶銚便起泉云師兄喫茶了普願未曾喫茶師云作這箇語話滴水也銷不得僧問此事久遠如何用心師云牛皮靴露柱啾啾叫凡耳聽不聞諸聖呵呵笑師因俗官來乃拈起帽子兩帶云還會麼俗官云不會師云莫怪老僧頭風不卸帽子師入園取菜次師畫圓相圍却一株語衆云輒不得動著這箇衆不敢動少頃師復來見菜猶在便以棒趁衆僧云這一隊漢無一箇有智慧底師問新到僧什麼處來師云

鳳翔來師云還將得那箇來否僧云將得來師云在什麼處僧以手從頂擎捧呈之師即舉手作接勢拋向背後僧無語師云這野孤兒師剗草次有座主來參值師鋤草忽見一條蛇師以鋤便鑊座主云久嚮歸宗到來祇見箇龐行沙門師云是你龐是我龐主云如

振七

十四

何是龐師豎起鋤頭主云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主云與麼則依而行之師云依而行之即且置你什麼處見我斬蛇主無語雲巖來參師作挽弓勢巖良父作拔劍勢師云來太遲生有僧辭去師喚近前來吾為汝說佛法僧近前師云汝諸人盡有事在汝異時却來

這裏無人識汝時寒途中善為去師上堂云吾今欲說禪諸子揔近前大眾進前師云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僧問如何是觀音行師乃彈指云諸人還聞否僧曰聞師云一隊漢向這裏覓什麼以棒趁出大笑歸方丈僧問初心如何得箇入處師敲鼎蓋三下云還

聞否僧云聞師云我何不聞師又敲三下問
還聞否僧云不聞師云我何以聞僧無語師
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江州刺史李渤
問師曰教中所言湏彌納芥子湏即不疑芥
子納湏彌莫是妄譚否師曰人傳使君讀萬
卷書籍還是否李曰然師曰磨頑至踵如榔

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而已李異日
又問云大藏教明得箇什麼邊事師舉拳示
之云還會麼李云不會師云這箇措大拳頭
也不識李云請師指示師云遇人即途中授
與不遇即世諦流布師以目有重瞳遂將藥
手按摩以致目俱赤世號赤眼歸宗焉後
示滅勅謚至真禪師

十五末

景德傳燈錄卷第七

振七

憚委粉反覩余六反利端他官反觀几利端反料鍛都反廖音反猱乃結反郢以井灘反猱必架反猱刀反

谷欲音瀨須閔反崛渠雙反峴胡典反掀之合掀音拊幹撫無反搘乃搘反搘踰反搘鵠反

洪州西山亮坐主
米嶺和尚
大陽和尚
泉州龜洋無了禪師
韶州乳原和尚

黑眼和尚
齊峯和尚
紅螺山和尚
利山和尚
松山和尚

景德傳燈錄卷第八

振八

懷讓禪師第二世五十六人

四十見錄三

汾州無業禪師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
溫州佛嶼和尚
潭州石霜山大善禪師
烏臼和尚

澧州大同廣澄禪師
五臺鄧隱峯禪師
石臼和尚

跋鞞上捕火反
龐詰結反
交輓祖反
卸夜反
挽音反
蹠音反

櫻反
鑰反
履音反
盡刀反
瘡也反
溺滿反
鷄音反